

干腌齏

□祁门县城北学校 谢培军

周末，我回老家探望老母亲。当我来到家门口时，母亲正在自来水池边清洗一大堆大白菜。看到我来了，母亲在胸前的外套上擦拭着双手的水珠，迎上来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帮我把菜园里的大白菜提回来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妈，洗这么多菜干嘛？”

“做干腌齏啊，你看，那里是昨天做的。”

我顺着母亲指的方向，看到门口晾衣杆上晾晒着一排干腌齏。菜帮子淡黄色，菜叶变成了紫褐色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香味。这不就是我儿时熟悉的味道吗？

我提起一只圆竹篮，来到小溪边的一块菜园。菜园里尽是绿油油的大白菜，有一半的大白菜已被割倒卧在地上。我把一棵棵大白菜捧到河埠头，一棵一棵地在清澈的溪水里漂洗，清除菜叶上的泥沙。因溪水冷得咬手，手指几乎冻僵麻木，藏在菜心的泥沙一时难以洗净。母亲说，这一道洗不干净没关系的，等一会儿下锅煮过之后，还要清洗一遍的。

我把所有的大白菜漂洗过后，装入竹篮提回家。提着这一篮三四十斤的大白菜，我还是很轻松的。但对于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来说，就不容易了。何况，母亲大病初愈。前一段时间，母亲得了一场重感冒，在卫生院挂了几天药水，在家躺了几天。最近几天才算好一点，可她又坐不住了，又跑到菜园地里忙碌起来。看着在菜园地里忙碌的母亲，我既高兴又担忧。高兴的是母亲身体又康复了，担忧的是怕母亲过于劳累，身体受不了。这个秋冬，母亲打理着几块菜园，种了不少萝卜、大白菜。每次回家，母亲就把大袋小袋的萝卜青菜拿给我。吃不完的萝卜，要么腌制成酸萝卜，要么就晒成干萝卜丝。吃不完的大白菜就腌制成黄齏和干腌齏。在厨房的角角落落，大瓶小缸的都是母亲亲手腌制的酸菜，够我们吃半年的。

母亲说，这些大白菜又肥又嫩，再不割就老了。现在就把菜园的这些大白菜，用来制作干腌齏。干腌齏蒸腊肉是老家一道特色菜。这道菜上面是半透明的腊肉，下面是紫褐色的干腌齏，食之油而不腻，一股浓郁的香味，令人口舌生香，难以忘怀。小时候特喜欢吃这种干腌齏，但却没有亲自动手制作过干腌齏。

大白菜提回家后，母亲就烧起大锅灶，煮了一锅炉的清水，等水沸腾了，就把大白菜整棵地放入沸水中焯一下，然后捞起来放入清水里再洗一遍。此时，大白菜变得软起来，清洗也方便多了。母亲负责煮，我负责洗。大白菜彻底洗干净后，就可以晾晒到晾衣杆上去了。此时才明白为什么要整棵清洗，不切去菜根，为的就是便于把大白菜倒挂在晾衣杆上进行晾晒。

母亲说，趁这几天天晴，煮过的大白菜就晾在室外，白天晒太阳，晚上吸收霜露，这样，干腌齏更香更有味。母亲捋了一下耳边的银发，笑着说：“这还是你奶奶在世时教我的呢！”

记得小时候，我常常偷吃晾晒在墙角边的干腌齏。跳起，摘一条干腌齏，边跑开，边塞进嘴里，有一点咸味，嚼起来微甜，有一种迷人的香味。

于是，我伸手摘了一条干腌齏，放进嘴里嚼起来，可是一点味道也没有。

“婴哩！”在妈妈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个孩子。妈妈笑着说，“等晒干了，还要再蒸一次，放一点盐，再晒干，那才有味呢。”

没想到制作干腌齏还有这么多的程序。

看着晾晒在阳光下的干腌齏，眼前又浮现初中的生活时光。当时在县城读书，寄宿在学校，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酸菜，偶尔可以吃一次干腌齏。但炒干腌齏需要腊肉或大量的菜油，因为那时生活贫困，食物匮乏，只有在过年或者过节时才炒干腌齏。同住宿舍的一位老乡，他每次总是从家里带来一大瓷缸的干腌齏，虽然很少有腊肉，但油水特别多，黑色的干腌齏，油亮亮的。我心里特别羡慕，他非常大方地把油亮亮的干腌齏分给我们吃。后来才得知，他的外公在村子里是开榨油厂的，难怪他的干腌齏油水那么多。

现在这道家乡的干腌齏也上了大酒店的餐桌，美其名曰：祁门梅干菜。

关于家乡特色菜黄齏和干腌齏，还流传一段笑话。

据说，有一位外地朋友来祁门做客，见宴席接近尾声，还未上主人说的两道特色菜，就着急询问：“那两道特色鸡，怎么一样都没上啊！”

主人大笑：“上了啊！我们都快吃完了，怎么说没上呢？”

朋友疑惑地瞪大双眼。因“肫”与“鸡”同音，故主人站起身，用筷子指着一钵冬笋煮黄肫和一盘腊肉蒸干腌肫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祁门特色菜，冬笋煮黄肫和腊肉蒸干腌肫！”

春光

□潜山市梅城小学 储雁云

每一次擦肩而过，都是对春的辜负。虎年春临，谨以这些空间里的文字纪念那些逝去的春光。

——题记

（一）龙潭的春

几阵细雨，几缕阳光，春天说来就来了。

静立于村边，看那一畦畦油菜花次第开放，昨天还是绿叶中夹杂着斑驳的黄，一夜春风，再故地重游，那一地厚实而绵糯的黄便泼辣起来，她们肆意地渲染你的眼帘，菜花里少不了翩跹的彩蝶，或红，或白，抑或是黑紫交错的美丽……春日的阳光柔柔地照着，空气里弥漫着一丝菜花的香气。

山村的春色是奢侈的，大自然在这里尽显她慷慨的本色。

看，你身边的这一株桃，那满树粉红色花朵上，晶莹的珍珠婆娑着，看看这一朵，含苞欲放；瞧瞧那一朵，睡意朦胧……面对这满树的娇羞，你怎忍心去触碰她们？生怕惊醒她们酝酿了一冬的好梦。

再看那一树乳白色，在枝头肆意绽放的，是梨花还是李花？只见她们早已按捺不住兴奋，等不及叶子向春天报到，就赶集似的抢在枝头微笑了，那么尽兴，丝毫不遮掩躲藏，还有那略红的花蕊，举着毛茸茸的球儿，在风中摇曳，是花朵为春天擎起的小旗吧？

你听过春天吗？无论是夏天最添诗兴的蛙声，还是秋天缠绵的草虫低吟，都不及春的声音最迷人。那清亮干脆的鸟语，那叮咚作响的清泉……那是春天在对你私语。

此时，下几阵细雨最合适不过，给树木洗个澡，再给花朵化点儿淡妆。即使偶尔会有几声惊雷，也不必介意，那是春天鸣响的礼炮。

你看，大地醒了，天空净了，大人和孩子们都活泛起来了。一切从此充满生机。

最是一年好光景。此时，无论你是忙碌的大人，还是懵懂的孩童，赶紧放下手头或心头的活计，扎进春天的怀抱吧！把心门打开，让阳光进来，让春天进来……

2014.3.31

（二）再忆龙潭河

今夜，打开空间，读起去年此时草就的一篇小文，随着文字，再一次回到去年，再一次走进龙潭河的春天。

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一个春天，日子美丽而且简单。黄昏时分乡间小路上的漫步，每天都有着无尽的惊喜：苦菜、荠菜、野葱，还有马兰头……

最难忘的还是学校竹林边的那株桃树，小巧玲珑的身子，大约和我差不多高，每当小雨过后，满树的花瓣上便托起无数的珍珠。这时，我总会挤在枝丫间，看那玲珑剔透的宝贝们在花瓣上翻来覆去，踌躇不前。身后的树丛中总适时传来一些不知名鸟虫的声音，一唱一和，时长时短……

当然，龙潭的春天最多的还是漫山的春笋。每一场细雨，学校后边的竹林里便无数的小生灵探出头来，毛茸茸的一袭棕色外衣，和山里的孩子一样，没有任何粉饰，朴实而可人。这样的季节，我的课堂自然也少不了它们。竹乡的孩子，各个都是“小竹精”，从竹笋谈到竹竿，从竹席谈到竹篮，再到他们每家餐桌上少不了的竹笋炒腊肉，春天的课堂也是一年里少有的生动！春天的校园里，老师们的日子也丰富不少。放学时间，大家便三两相约，手握一柄小锄，到校园边的小路上漫步。时常会有一些“不守规矩”的小竹笋在小路上旁逸斜出，只须用小锄一掏，一拐，再一钩，食堂的餐桌上便多出了一道美味！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自从遇见龙潭河的春天，小城的春天便变得零碎而吝啬了。沿街花店也会精心摆放许多春天的花木，但这些精雕细琢的美，大同小异，好看却无生气。

这个季节，如若艳阳高照是最幸福的，你可以穿山越林，去嗅嗅春阳下花草的味道，这样，就很美好。

好怀念那个色香味俱全的春天.....

2015. 3. 22

（三）最是一年好光景

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好时光！

刚刚和冬日告别，结束了春节期间琐碎的应酬，紧张的新学期也还未开始，一切都在温暖的初春里轻松而且惬意。

身未动，心已远。

这样的日子，该做点什么呢？干什么似乎都有些奢侈，唯有独自走出家门，到风中去，任思绪在春日里徜徉，阳光温暖着发梢，初春的气息氤氲着，乍暖还寒的风儿在耳边轻语，河水羞涩地漾着清波，阳光殷勤地给他们送上一份慷慨大礼，给一河的清波都镶上了无数闪着金光的钻.....

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春天的脚步真正踏上这片梅城还需要些日子，春花未开，春草未醒.....此时，唯有路边那偶尔闪过的几株梅，或许是已经笑了一个冬天的缘故吧，笑容里已经带着明显的疲惫，花谢花飞花满天，每一朵花儿都在忙着打点行装，给春天让位。一切都刚刚好。

河边的行人也多起来了，三三两两：靠着河栏低语的情侣，牵着宝贝撒欢的宝妈，坐着轮椅晒太阳的老妇，以及陪伴在身边的不再年轻的儿子.....

一切都在传递着春的消息！

这是一年中难得的一段好时光！

此时，干一切琐事都是浪费。何不将心情重启，把过往删除，存储所有春日里的美好吧.....

2017. 2. 26

杜甫《望岳》

杜甫《旅夜书怀》

东小学 刘险峰/书

□临泉县城东街道城

无题二首

□桐城市龙腾小学办学集团校 王崇先

（一）

弱柳青复枯，哺鸦自欢娱。

趋庭羨孔鲤，流水似白驹。

花月寻常见，诗囊待日沽。

才庸不负国，藜藿独有馀。

（二）

老柳枯复青，暮鸦旋薄暝。

阳生云致雨，水涨浪逐萍。

三更可怜月，一世郊原鸢。

铁笛晚风起，依窗谁共听？

春

□宁国城西学校 俞 成

彩蝶双剪戏春风，

稚子独坐闹家翁。

远近游人催春早，

满城谁愿等花红！

梦游洪泽湖

□蚌埠市第五中学 朱存军

神往碧波万顷阔，梦作长堤百里行。

声声鸥鸟似唤客，依依杨柳总撩人。

虽欠江南千水绿，却胜洪泽一湖金。

明日驱车舒远目，不负造化不负春。